

甌北七律淺註

趙翼◎原詩 王起孫◎著 王迎建◎點校



蘇州大學

甌北七律淺註

無錫汪象
顧孟潔敬題



趙翼
● 原詩
王起孫
● 著
王迎建
● 点校



苏州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瓯北七律浅注:全7卷 / 王起孙著;王迎建点校
· 一苏州:苏州大学出版社,2015.1
ISBN 978-7-5672-1133-9

I. ①瓯… II. ①王… ②王… III. ①古典诗歌—诗集—中国—清代②《瓯北集》—注释 IV. ①I222.7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312115 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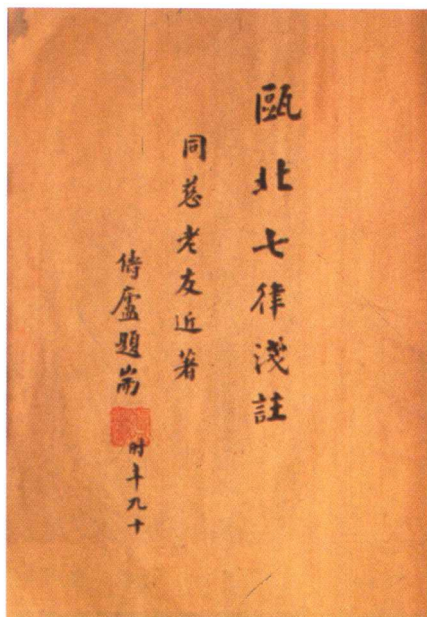
瓯北七律浅注 (卷六)

原 诗	赵 翼
著 者	王起孙
点 校	王迎建
责任编辑	倪浩文
装帧设计	刘 俊
出版发行	苏州大学出版社
出 版 人	张建初
地 址	苏州市十梓街 1 号
邮 编	215006
电 话	0512-65225020 65222617(传真)
网 址	http://www.sudapress.com
印 刷	苏州恒久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80 mm×1 230 mm 1/32
印 张	29(全七卷)
插 页	16
字 数	940 千
版 次	2015 年 1 月第 1 版 201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672-1133-9
定 价	158.00 元(全七卷)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原稿卷六封面



原稿卷六扉页

頤北七律淺語卷六

襄陽王起孫同慈甫初稿

己未元旦 頤北年七十三

飲罷屠蘇最後觴見二卷履端復此慶農祥左傳文元年光王之

步曆之始以為瑞三端首國佳周語農祥辰正註農祥房觀書眼

星張第東京賦註房星土月中晨見南方農之祥惟此觀書眼

暗情猶戀白居易詩讀思子臺空恨未忘見一卷老閱年光如遇

駛歐陽修詩年光隨老逐閒無日課轉尋忙陸游詩老人無日課有

一七十日述于那其苦增州句下自註方青紅有記兒童事七

十年前上學堂此篇為日課表家貧無書每從人假借必



瓠北七律浅注

卷六

襄陽 王起孫 同慈著

小孫迎建 欣之謹識并点校

飲罷屠蘇最校觴見二卷履端從此慶農祥正時也履端始於
步曙之始以為絢之端昔國信同語農祥辰正註農祥序觀書眼
星張第東京賦註房星土月中晨見南方農之祥候也觀書眼
暗情猶戀雪眼前時思子墨堂恨未忘見一卷老閑年光如
駛歐陽修詩年光隨老逝閒無日課轉春忙陸游詩老人無日課
與正步五卷二一陳納注閒無日課轉春忙陸游詩老人無日課
一七十自述年光隨老逝閒無日課轉春忙陸游詩老人無日課
料淡餘生事其苦增州下自注方青紅有記兒童事
大前上學定其苦增州下自注方青紅有記兒童事
十年前上學定其苦增州下自注方青紅有記兒童事

1. 己未元旦 己未，嘉庆四年，瓠北年七十三。

饮罢酴酥最后觞，见卷二70。**履端复此庆农祥**。《左传·文公元年》：“先王之正时也，履端于始。”杜预注：“步历之始，以为术之端首。”孔颖达疏：“履，步也，谓推步历之初始，以为术历之端首……历之上元，必以日月全数为始，于前更无余分，以此日为术之端首，故言履端于始也。”《国语·周语上》：“农祥晨正。”三国吴韦昭注：“农祥，房星。”《文选》张衡《东京赋》唐张铣注：“房星正月中晨见南方，农之祥候也。”**观书眼暗情犹恋**，白居易诗：“读书眼前暗。”**思子台空痛未忘**。见卷一68。**老阅年光如愈驶**，欧阳修诗：“年光随老速。”并参卷五21“隙驹”注。**闲无日课转寻忙**。陆游诗：“老人无日课，有兴即题诗。”并参卷五21《七十自述》“干卿甚事苦增删”句下自注：“方辑《陔余丛考》。”事以其正系寻忙，所语非虚也。**青红省记儿童事，七十年前上学堂**。又有以阅书为日课者：苏轼以读《汉书》为日课，人尽知之矣。复有以写书为日课者：袁峻家贫无书，每从人假借，必皆抄写，自课日五十纸，纸数不登则不止。

2. 大行太上皇帝升遐，恭挽四章 《风俗通》：“天子新崩，未有谥号，故总其名曰大行皇帝。”按《逸周书·谥法解》：“谥者，行之迹也。是以大行受大名，细行受细名。”天子新崩称大行，盖以此言其有大德行，当受大名也。《资治通鉴·梁武帝纪》：“先帝升遐”南宋胡三省注：“升遐，即登遐，遐亦作假。”《列子·周穆王》：“世以为登假焉。”注：“假当为遐。”《礼·曲礼》：“告丧曰天王登假。”唐孔颖达疏：“此谓天王崩而遣使告天下万国之辞也。登，上也；假，已也。言天子上升已矣，若仙去然也。”太上皇，见第三首注中。

尧年寒积雪嵯峨，自注：去腊大雪。去年，谓嘉庆三年戊午也。是年冬十二月，高宗不豫，四年正月即崩。见《清史稿》。故下句承以“俄传”也。南朝宋刘敬叔《异苑》：“晋太康二年冬，大雪，南州人见二鹤言于桥下，曰：‘今寒不减尧崩年也。’”**龙驭俄传上绛河**。《史记·封禅书》：“黄帝采首山铜，铸鼎于荆山下。鼎既成，有龙垂胡髯下迎黄帝。黄帝上骑，群臣后宫从上者七十余人，龙乃上去。余小臣不得上，乃悉持龙髯。龙髯拔，堕，堕黄帝之弓。百姓仰望黄帝既上天，乃抱其弓与胡髯号。”世遂以龙驭上宾为天子崩之称。《汉武帝内传》：“上元夫人又遣一侍女答问云：‘……上问起居，远隔绛河。’”明王逵《蠡海集·天文类》：“天之色苍苍然也，而前辈曰丹青，曰绛霄；河汉曰银河可也，而曰绛河。盖观天者以北极为标准，所仰视而见者，皆在于北极之南，故称之曰丹、曰绛，借南之色以为喻也。”**寿到耄期千古少**，《书·大禹谟》：“耄期倦于勤。”传：“八十、九十曰耄；百年曰期颐。”按《清史稿》：“高宗崩，年八十有九。”**功兼创守一身多**。《孟子·梁惠王下》：“君子创业垂统，为可继也。”《诗·大雅·鳧鷖序》：“《鳧鷖》，守成也。”《唐书》：“太宗尝与房玄龄等论创守之难易，房曰：‘创业难。’魏征曰：‘守文难。’太宗曰：‘玄龄从我定天下，冒百死遇一生，见创业之难；征与我安天下，畏富贵则骄，骄则怠，怠则亡，见守文之难。然创业之不易既往矣，守文之难方与公等慎之。’”按《清史稿》论曰：“高宗运际郅隆，励精图治。”又曰：“开疆拓宇，四征不庭，揆文奋武，于斯为盛。”亦即美其创守之功也。并参第二首注。**人悲送佛归灵竺**，灵竺二字分言之，一为天竺，佛所生处；一为灵鹫山，佛说《般若》、《法华》处。但诗与下句“大罗”相对，只宜合言之为天竺。灵之云者，神之也。《周书异记》：“周昭王二十四年，天竺迦维卫国净饭王妃摩耶氏，梦天降金人而有孕，于四月八日自右肋诞生，名悉达多。年十九，入檀特山修行证道。穆王三年二月七日之夕，入正三昧，至八日明星出时成佛，号世尊。”诗谓其生从佛来，死归佛位也。**天为迎宾扫大罗**。《云笈七签·上》：“一天名曰大罗，在玄都玉京之上。”宋陈岩肖《庚溪诗话》：“陈楠颇好修养之方，且自以为得道。尝题其所居曰：‘神仙多是大罗客，我比大罗超一格。’”**六十余年恩泽溥**，高宗在位六十年。此云六十余年者，以未崩前，嘉庆初，仍时问事也。

并参第三首“试艰”注。**那禁薄海泪滂沱。**

圣德神功迈百王，《宋史·柳开传》：“太祖神武，太宗圣文，光掩百王，威加万国。”并参卷四63“功德”注。**内绥区宇外开疆。**高宗内抚中夏，外拓土宇。《清史稿》论谓“于斯为盛”者也。并参卷四35“武功皆”注。**直无一事留余憾**，《清史稿·彭元瑞传》：“乾隆五十九年，高宗以廓尔喀归降，武功告蒞，计自初定金川至是而十，御制十全老人之宝，圣制记。元瑞推广圣意，恭集圣制诗为《十全诗》。又集圣制诗文为《圣制诗文十全表》，先后进呈。”据此，当时高宗及其大臣，固已认有十全之美，无有一憾矣。**惟有千秋颂不忘。**《诗·小雅》：“其德不爽，寿考不忘。”**治媲勋、华、金大定**，自注：《金世宗纪》：“人称小尧舜。”按《金史》：“废帝入燕，金人拥立于辽阳。废帝被弑后，遂入燕代之，许宋和，为叔侄之国，休兵息民，最为令主，国中称为小尧舜。”元好问诗：“神功圣德三千牍，大定明昌五十年。”**匭北“圣”、“神”、“大定”之句**，虽谓触此而得可也。《史记·五帝本纪》：“帝堊立，不善，崩，而弟放勋立，是为帝尧。”又，“帝尧者，放勋。”“虞舜者，名曰重华。”以勋、华为尧、舜之名。《书·尧典》曰：“放勋。”《书·舜典》曰：“重华协于帝。”**汉孔安国传**：“勋，功也；华，谓文德。”则以勋、华为赞美尧、舜之辞。因亦用作尧、舜之称谓。诗宜取《书》义，以免斥名之嫌。**政严综核汉元康。**元康，汉宣帝年号，非指晋惠帝。犹之上句“大定”，指金世宗年号，非指南北朝后梁宣帝与北周静帝，及明时交趾杨日礼等之年号。句中冠以“金”字、“汉”字，无形中便具分晓之妙。《汉书·宣帝纪》赞曰：“孝宣之治，信赏必罚，综核名实。政事、文学、法理之士，咸精其能。”按：政尚综核，虽堪救弊，每易流于惨覈。高宗诛戮大臣，固不止一二数，其遣戍者为数尤多。洪亮吉《天山客话》：“嘉庆五年五月初三日申刻，同人送保相国渡伊犁河验马，回途即竟出北关相送，余苦辞不获，因一一执手，聚语于夕阳古岸旁，有挥涕不止者，自巡抚以下至簿尉，亦无官不具，又可知伊犁迁客之多矣。”据此，其语虽时在嘉庆，而是顷遣戍迁客，实沿自高宗惨覈之弊，亦可见焉。**郅隆不侈云亭禅**，《史记·司马相如传》：“文王改制，爰周郅隆。”《索隐》：“郅，大也；盛也。”隋

萧该撰，清臧辅堂校录《汉书音义》：“郅，至也。”又，《史记·封禅书》：“自古受命帝王，曷尝不封禅？……每世之隆，则封禅答焉。”“昔无怀氏封泰山，禅云云；……黄帝封泰山，禅亭亭。”《索隐》：“云云山在蒙阴县故城东北，下有云云亭也。”又引应劭曰：“亭亭山在钜平北十余里。”《正义》：“此泰山上筑土为坛以祭天，报天之功，故曰封。此泰山下小山上除地，报地之功，故曰禅。言禅者，神之也。”**弥见持盈有道长。**《国语·越语下》：“国家之事，有持盈，有定倾，有节事。”持盈保泰，则长治久安矣。

宫开德寿晚延晖，预简元良授万几。元良，《续资治通鉴》：“宋高宗绍兴三十二年六月，帝出御札曰：……皇太子可即皇帝位，朕称太上皇帝，迁德寿宫。……丙子，帝行内禅之礼毕，即驾之德寿宫。顾谓左右曰：‘吾付托得人，斯无憾矣。’”《礼·文王世子》：“一人元良，万国以贞，世子之谓也。”几，机的古字，机微。《尚书·虞书·皋陶谟》：“兢兢业业，一日二日万几。”孔传：“几，微也。言当戒惧万事之微。”《清史稿·高宗纪》：“乾隆六十年九月辛亥，上御勤政殿，召皇子、皇孙、王公、大臣等入见，宣示立皇十五子嘉亲王为皇太子，明年为嗣皇帝嘉庆元年。”及“嘉庆元年正月戊申朔，举行授受大典，立皇太子为皇帝。尊上为太上皇帝，军国重务仍奏闻，秉训裁决，大事降旨勅。”按：清代与历代异，不明立储。其立储也自用家法，由皇帝预书欲立之人之名，密封藏，临时启示。如高宗之嗣帝位，雍正元年八月，世宗御乾清宫，密书高宗之名弘历，藏世祖所书正大光明殿匾额上，迨雍正崩于圆明园后，庄亲王允禄等乃启密封，宣诏立高宗。故高宗之欲内禅于仁宗，临行授受礼，亲为宣示之也。句中所谓“预简”，指此而言。**付托得人堪脱屣**，《宋史·乐志》：“德隆商宗，业閤汉祖。付托得人，系尧之绪。”并参上联注“绍兴中高宗内禅孝宗”事内语。屣，一作蹠，或作跣。《淮南子·主术训》：“尧舜举天下而传之舜禹，犹却行而脱蹠也。”**升平继体正垂衣。**《西京赋》：“高祖创业，继体承基。”《易·系辞》：“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纳从舜麓艰先试，见有尧羹色岂违？**上就高宗言，下就仁宗言。俱参首联注“军国重务，秉训裁决”事。《书·舜典》：“虞舜侧微，尧闻之聪明，将使嗣位，历试诸难，作《舜典》。曰若稽古帝舜，曰重华协于帝……慎徽五典，五典克

从；纳于百揆，百揆时叙；宾于四门，四门穆穆；纳于大麓，烈风雷雨弗迷。”《后汉书·李固传》：“昔尧殂之后，舜仰慕三年，坐则见尧于墙，食则睹尧于羹。”《论语》：“孟懿子问孝，子曰：‘无违。’子夏问孝，子曰：‘色难。’”朱注引旧说：“承顺父母之色为难。”**陟降在天应大慰**，《诗·大雅·文王之什·文王》：“文王陟降，在帝左右。”**绍庭一样切民依**。《诗·周颂·闵予小子之什·访落》：“绍庭上下，陟降厥家。”《韩诗外传》：“当成周之时，阴阳调，寒暑平，群生遂，万物宁。故曰：‘其风治，其乐连，其驱马舒，其民依依，其行迟迟，其意好好。’”

忝窃朝簪二十年，入供馆阁出筹边。参卷一22与51及卷二15等诗。**每叨除授皆亲笔**，自注：京察记名，出守两粤、从军滇南、擢贵西道，皆出特旨。按：京察亦古三载考绩之遗法。清代自顺治八年即着为令，外官曰“大计”，京官曰“京察”。遇子、卯、午、酉岁，举行京察，悬才、守、政、年为鹄，分称职、勤职、供职三等。列一等者加级记名，则引见，备外用。而陞北之获记名，则在乾隆三十年乙酉官编修，遇京察时事。出守各节，分见以前各诗。**归免饥寒尚俸钱**。欧阳修诗：“诸县丰登少公事，全家饱暖荷君恩。”**搏颡有哀频抢地**，《孟子》：“今夫水，搏而跃之，可使过颡；激而行之，可使在山。”《战国策·魏策》：“布衣之怒，亦免冠徒跣，以头抢地耳。”诗则谓以头撞地，状哀之极也。**攀髯无路但号天**。见第一首“龙驭”句注。**也知草土悲何益**，校补：草土，指居亲丧。《资治通鉴·唐昭宗天复二年》：“六月，丙子，以中书舍人苏检为工部侍郎同平章事。时韦贻范在草土，荐检及姚洎于李茂贞。”胡三省注：“居丧者寝苫枕块，故曰草土。”**回首觚棱泪自涟**。觚棱，见卷一49。

3. 感事

相星忽报坼中台，恩宠由来是祸胎。《清史稿·列传》：“和珅，钮

枯录氏，满洲正红旗人，由文生员承袭三等轻车都尉，累官至乾隆五十一年闰七月，授文华殿大学士；以四十九年回匪平，五十三年台湾林匪平，五十七年廓尔喀平，封一等男，晋封三等忠勇伯，并予议叙。嘉庆三年，邪匪王之槐就擒，又晋封公爵。”盖自乾隆三十四年至嘉庆四年，三十年间，叨沐高宗殊施，诸臣无其比。及嘉庆四年正月三日高宗崩后，仁宗数其大罪二十，赐予自尽。以系首辅，免其肆市也。《汉书·枚乘传》：“福生有基，祸生有胎。”中台，参卷一64“台阶”注。共识都卢橦最险，参卷一30“鱼龙”注。不虞霹雳斧真来。《尔雅·释天》：“疾雷为霆霓。”注：“雷之疾击者谓之霹雳。”《续博物志》：“人间往往见细石，形如小斧，谓之霹雳斧，或谓之霹雳楔。”张耒《明道杂志》：“钱穆内相尹京时，一日，因决一大滞狱，内外称之。会朝处，苏长公誉之曰：‘所谓霹雳手也。’钱曰：‘安能霹雳手，仅免胡【音鹤】芦蹄也。’”姓名久属千夫指，《汉书·王嘉传》：“俚谚曰：‘千夫所指，无病而死。’臣常为之寒心。”气焰俄消一寸灰。《左传·庄公十四年》：“人之所忌，其气焰以取之。”李商隐诗：“春心莫共花争发，一寸相思一寸灰。”老去香山感时事，龙门诗岂幸人灾。《东坡诗话》：“白乐天为王涯所诬，谪江州司马。甘露之祸，乐天在洛，适游（龙门）香山寺，有诗云：‘当君白首同归日，是我青山独往时。’不知者以乐天为幸之，乐天岂幸人之祸者？盖悲之也。”

梁家朱异汉江充，都在英君驾驭中。《三国志·吴志·张昭传》：“昭谏权曰：‘为人君者，驾御英雄，驱使群贤，岂谓驰逐于原野，校勇于猛兽者乎？’”御，一作驭。杜甫诗：“君王自神武，驾驭必英雄。”《汉书·江充传》：“充字次倩，赵国邯郸人。得罪赵太子，谒阙告太子奸事，武帝召见犬台宫。充为人魁岸，容貌甚壮，帝望见而异之，谓左右曰：‘燕赵固多奇士。’使匈奴，还，拜为直指绣衣使者，举劾贵戚、近臣多奢侈。上以充忠直奉法不阿，所言中意。后充从上甘泉，逢太子家使乘车马行驰道中，充以属吏。太子使谢，不听。上曰：‘人臣当如是矣。’大见信用，威震京师。后充见上年老，恐晏驾后为太子所诛，因是为奸，奏言上疾祟在巫蛊。因陷太子，太子遂败。后帝知充有诈，夷充三族。”《南史·朱异传》：“异字彦和，吴都钱塘人。明山宾荐异，梁武帝召见，甚悦。谓左右曰：‘朱异实异。’自周舍卒，异代掌机密，历官至侍中，领

军居权要三十余年，善承上旨，特被宠任，而贪财冒赇，欺罔视听，四方饷馈，曾无推拒，声势所驱，熏灼内外。当侯景叛魏来降，异探帝微旨，劝帝纳之，及阳侯败没，又劝与魏和，景遂反帝，因招台城之阨。一日，帝登南楼，望贼顾谓异曰：‘四郊多垒，谁之罪欤？’异流汗不能对，惭愤发病，卒。”二人皆权幸，贪黷祸国者。诗用以指和珅。只觉可供驱使便，参上注张昭语。谁知

已窃笑顰工。《韩非子·内储篇》：“韩昭侯谓：‘吾闻明主之爱，一顰一笑，顰有为顰，而笑有为笑。’”又《韩非子·奸劫弑臣》：“凡奸臣皆欲顺人主之心以取亲幸之势者也。是以主有所善，臣从而誉之；主有所憎，臣助而毁之。凡人之大体，取舍同者则相是也，取舍异者则相非也。今人臣之所誉者，人主之所是也，此之谓同取；人臣之所毁者，人主之所非也，此之谓同舍。夫取舍合而相与逆者，未尝闻也。此人臣之所以取信幸之道也。”又，《尹文子·大道下》谓：“人喜闻己之美也，善能扬之；恶闻己之过也，善能饰之。得之于眉睫之间，承之于言行之先。”是皆工于窃之者也。九天咳唾风云变，李白诗：“咳唾落九天，随风生珠玉。”《晋书·夏侯湛传》：“咳唾成珠玉，挥袂出风云。”四海苞苴杼轴空。《诗·小雅》：“杼轴其空。”朱传：“杼持纬者，轴受经者。”苞苴，见卷五3。好个家居几撞坏，岂容还作黑头公？

黑头公，见卷一49。《晋书·陆纳传》：“时会稽王（司马）道子以少年专政，委任群小，纳望阙而叹，曰：‘好家居，纤儿欲撞坏之邪！’”按：和珅得高宗宠任，依势贪婪，取诸各省大僚。如两淮盐政征瑞即馈银四十万两。大僚又多取于州县，州县无非取于百姓，以致酿成所谓邪匪、苗匪之乱。而珅于各路军报，复任意延阁，或竟至驳回。因而军事延长数年始幸而平之。而清室亦坐是日衰矣。故史臣论高宗：“惟髦期倦勤，蔽于权幸，上累日月之明，为之叹息焉。”云云。见《清史稿·列传》。

闻道铃山簿录时，世间无此拥高赀。明严嵩，铃山县人。获罪曾抄家。诗因用以指和珅。《唐书·刘晏传》：“晏死，簿录其家。”《后汉书·耿种传》：“武帝时，徙吏二千石高赀富人及豪杰并兼之家于诸陵也。”诗非用其事，但用其字耳。《清史稿·列传》：“仁宗既赐和珅自尽，查抄其家产。或言实不止所抄之数，仁宗谕：‘在示惩贪黷，非在求财，勿庸计其数之多寡。’而数

其大罪二十，中有云：和珅家内所藏珍宝，内有珍珠手串，竟有二百余串，较大内多至数倍。并有大珠，较御用冠顶尤大。银两衣服等件，数逾千万。且有夹墙藏金二万六千余两，私库藏金六千余两，地窖内藏埋银两百余万。”“凡遇外省督抚等呈进贡物，准递与否，必先向和珅关白，伊即擅自准驳，明示有权。而督抚等所进贡物，在皇考不过赏收一二件，其余尽入和珅私宅。”诚高贤矣。

窖金已铜藏舟壑，窖金，见上联注中。《庄子》：“夫藏舟于壑，藏山于泽。谓之固矣。”**井钿兼装激溜池**。自注：井钿，见《新唐书·王锬传》。《新唐书·王锬传》：“天宝中，御史大夫王锬有罪，赐死。县官簿录锬太平坊宅，数日不能遍。宅内有自雨亭子，檐上飞流四注，当夏处之，凜若高秋。又有宝钿井栏，不知其价，他物称是。”按《清史稿·列传》：“仁宗数和珅大罪二十，中又云：‘昨将和珅家产查抄，私盖楠木房屋，僭侈逾制，其多宝阁及隔段式样，皆仿照宁寿宫制度，其园寓点缀，与圆明园蓬岛瑶台无异，不知是何肺肠。’”**岂忆出身从委巷**，《汉书·邳都传》：“已背亲而出身，固当奉职，死节官下，终不顾妻子矣。”《礼·檀弓上》：“曾子曰：‘小功不为位也者，是委巷之礼也。’”按：和珅仅以文生员起。**依然空手赴冥司**。犹谚语诫贪者云“钱是带不进棺材去”意也。冥，幽也。冥司，死者神识游行之所。参卷五 33“几司”注。**可怜临死犹痴甚，又想黄楼五丈旗**。苏轼诗：“黄楼高十丈，下建五丈旗。”

秋风宾客孟尝门，顷刻炎凉局顿翻。南朝梁简文帝《倡妇怨情诗》：“含涕坐度日，俄顷变炎凉。”《史记·孟尝君传》：“孟尝君在薛，招致诸侯宾客及亡人有罪者，皆归孟尝君。孟尝君舍业厚遇之，以故倾天下之士。食客数千人，无贵贱一与文等。”“自齐王毁废孟尝君，诸客皆去。后召而复之，冯驩迎之。未到，孟尝君太息叹曰：‘文常好客，遇客无所敢失，食客三千有余人，先生所知也。客见文一日废，皆背文而去，莫顾文者。今赖先生得复其位，客亦有何面目复见文乎？如复见文者，必唾其面而大辱之。’冯驩结辔下拜。孟尝君下车接之，曰：‘先生为客谢乎？’冯驩曰：‘非为客谢也，为君之言失。夫物有必至，事有固然，君知之乎？’孟尝君曰：‘愚不知所谓也。’曰：‘生者必有死，物之必至也；富贵多士，贫贱寡友，事之固然也。君独不见夫朝趋市者乎？明旦，侧肩争门而入；日暮之后，过市朝者掉背而不顾。非好朝而恶暮，所

期物忘【无也】其中。今君失位，宾客皆去，不足以怨士而徒绝宾客之路。愿君遇客如故。’孟尝君再拜曰：‘敬从命矣。闻先生之言，敢不奉教焉。’”唐王维《送岐州源长史归》诗：“秋风正萧索，客散孟尝门。”**往日肉羶趋蚂蚁，**
《庄子·徐无鬼》：“羊肉不慕蚁，蚁慕羊肉。羊肉，羶也。”只今树倒散猢猻。见卷三 56。**尚忧瓜蔓抄将及，**清梁章钜《称谓录·卷八·瓜蔓抄》：“永乐族景清，转相支连。九族之姻亲，门生之门生，名瓜蔓抄。”《明史·景清传》：“永乐时，建文遗臣景清谋刺成祖，为惠帝报仇，事败伏诛。籍其乡，转相攀染，谓瓜蔓抄。”**转恐冰山倚有痕。**《资治通鉴·唐纪玄宗天宝十一年》：“杨国忠为相，或劝陕郡进士张彖谒之，可立图富贵。彖曰：‘君辈倚杨右相如泰山，吾以为冰山耳。若皎日既出，君辈得无失所恃乎？’”按《清史稿·列传》：“仁宗所数和和珅二十大罪有云：‘大学士苏凌阿，两耳重听，衰迈难堪。因系伊弟和琳姻亲，竟隐匿不奏。侍郎吴省兰、李潢，太仆卿李光云，皆曾为伊家教读，并保列卿阶，兼任学政。’”又，“两淮盐政征瑞前后馈银四十万两。”“山东巡抚伊江阿，知太上皇帝龙驭上宾，奏折中不及一字，惟致书和珅，劝其节哀办事，俱革职外，并通谕诸臣曰：‘和珅所管衙门本多，由其保举升擢者，自必不少。而外省官员奔走门下，逢迎馈贍，皆所不免。若一一根究，连及多人，亦非罚不及众之义……凡大小臣工，无庸心存疑惧。况臣工内，中才居多，即有从前热中躁进，一时失足者，但能洗心涤虑，痛改前非，仍可勉为端士……以副朕咸与维新之治。’”是当时人员之惶惧不安，实繁有徒。而此联亦诚属写实，非虚矣。**太息沙堤高阁里，**唐故事：“宰相初拜，京兆使人载沙填路，自私第至于城东街，名沙堤。”白居易《新乐府·官牛》“一石沙，几斤重，朝载暮载将何用？载向五门官道西，绿槐荫下铺沙堤。昨日新拜右丞相，恐怕泥涂污马蹄。”“高阁里”者，谓趋附和珅诸流辈也。**一时多少未招魂。**笑其受吓魂落也。

4. 邸抄

九霄默运斗杓旋，第一先收佞幸权。默运，暗中运行。《后汉书·

與服志》：“圣人观于天，视斗周旋，魁方杓曲，以携龙角为帝车。”战国楚甘德、魏石申著，后人合并的《甘石星经》：“北斗星谓之七政。”《晋书·天文志》：“一至四为魁，五至七为杓。”《史记·佞幸传·序》：“高祖至暴抗也，然籍孺以佞幸；孝惠时有閼孺。此两人非有材能，徒以婉佞贵幸，与上卧起，公卿皆因关说。”按《清史稿·列传》：“嘉庆四年正月初三，高宗升遐，尚会和坤总理丧仪。数日，即以和坤不法，命王、大臣会同鞫讯。且谕曰：‘和坤受大行太上皇帝特恩，由侍卫擢至大学士，在军机处行走多年，叨沐殊施，诸臣无其比。今和坤情罪重大，而竟无一人奏及者，内外诸臣，自以皇考圣寿日高，不敢烦劳圣心，实则畏惧和坤，箝口结舌，皆朕所深知。’”云云。所谓“九霄默运”，先收佞幸权也。**龙袞班高将极品**，《孝经》：“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疏：“天子服日月而下，诸侯自龙袞而下至黼黻，士服藻火，大夫加粉米，上得兼下，下不得僭上。”按：和坤曾封公，比诸侯。故官极而服龙袞也。**鸡栖树老已多年**。《三国志·魏志·程昱、刘放、孙资等传》注：“晋郭颁《魏晋世语》曰：放、资久典机任，献【夏侯献】、肇【曹肇】心内不平。殿中有鸡栖树，二人相谓：‘此亦久矣，其能复几？’”所谓三人者，献、肇与燕王宇也。并参上联注中在军机多年事。**灰钉敢效累臣乞**，《魏略》：“王凌历司空、太尉、征东将军。密欲立楚王彪，司马宣王自讨之。凌自缚归罪，遥谓太傅曰：‘卿直以折简召我，我当不至耶？’太傅曰：‘以卿非肯逐折简者也。’遂使人送至西。凌自知罪重，试索棺钉，以观太傅意，太傅给之。凌行至项城，夜呼掾属与决曰：‘行年八十，身名俱灭。命耶！’遂自杀。”《左传·僖公三十三年》：“孟明曰：‘君之惠，不以累臣衅鼓。’”《左传·成公三年·楚归晋知罃》：“知罃曰：‘以君之灵，累臣得归骨于晋。’”**帷盖犹蒙圣主怜**。《礼·檀弓》：“敝帷不弃，为埋马也；敝盖不弃，为埋狗也。”此联就仁宗断然论以大逆，而仍恩赐自尽言也。**从此百僚咸动色，要津谁复敢夤缘！**西晋左思《吴都赋》：“夤缘山岳之岳，幂历江海之流。”要津，见卷一63。指和坤、权要一流。夤缘，攀缘上升。喻拉拢关系，向上巴结。

诏下人人感涕流，同民好恶见皇猷。《北史·牛弘传》：“今皇猷遐阐，化覃海外。”《礼记·大学》：“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唐书》：